

农民文化学习补充读物

新婚夫妇

貴州人民出版社編



新婚夫妇

2
农民文化学习补充读物

新 婚 夫 妇

貴州人民出版社編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1956年7月•貴陽

目 次

- 一、王德春和他的父親..... (1)
- 二、新婚夫婦..... (4)
- 三、一個獸醫的故事..... (6)
- 四、教 牛..... (9)
- 五、一個親密團結的民族聯合社..... (12)
- 六、修“谷倉”的人們..... (14)
- 七、掃盲積極分子張華英..... (16)
- 八、在征集站上..... (19)
- 九、白楊樹..... (22)



王德春和他的父親

王德春慌慌忙忙地吃了晚飯，更對他爹說：“爹，快吃了飯好去評分呀！”說完自己就走了。平時，王大爺干活總有點想搶分，希望將來多分糧食。今天他薅的秧比任何人都快，但是，“十快九毛草”，有些秧窩腳的草都沒扯干淨。王德春想：“精耕細作才能出好庄稼，活路做粗糙了，將來從哪里增加收入？這不會影響社里的收入嗎？”就向他爹提出意見。王大爺不服氣：“老子薅的比不上你們哪一個的？”

“比得上！比得上！”德春氣出一臉汗水，“照你這樣薅法，將來吃草草。”

父子倆象要打架似的，隊長看看不對頭，連忙來勸止。

王大爺吃過晚飯，想起了今天和德春吵架的事，本來不想去開會，後來又想到怕人家給他少評了分，才去了。

開始評分了。評到王大爺的名下時，有人提出來給他評十二分。

“我爹不能評十二分，”德春不同意，“他做活路快是快，但是很粗糙，評十分就行了。”

這一來，王大爺冒火了：“媽的，別人都評十二分，你硬要跟老子評少下來！”他氣憤憤地走開了。

王大爺回到家里，氣沖沖地倒在床上，想等兒子回來好好的教訓他一頓……，可是不久自己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王大爺溜走了，社員們終於同意德春的意見：給王大爺評十分。

第二天早晨太陽快出山了，王大爺才披着衣服，從床上梭下來。

“德春爹！你還不去做活路呀！德春都去了好久囉！”這是王大娘催他上坡。這話可把他提醒了，面前好象有人在對他說：“你這時不去做工，以後少得工分，少分糧食，又在哪裡得吃的呢？活一天，要吃一天呀！”於是他便找了扁担和糞桶，担糞淋包谷去了。

包谷淋完回來吃早飯的時候，德春見他爹端着飯吃不下去，便輕聲地喊着：

“爹！你快吃，吃了我給你添來！”

王大爺又冒火了：“你在眾人面前說我，還把分評少下來，老子怕你將來餓飯的時候……”

德春本想頂上几句，可是記住楊隊長的話：“要從思想上去解決問題。”便忍住了氣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王大爺見德春沒說話，一個人念了一歇，也就算了。

王大娘把情况弄明白了以后，也怪老头的不是。

那天晚上，德春开团会回来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他爹妈在房里咕噜咕噜的在讲话，他就站在门外窗口边听，只听见他妈说：“入了社不比在互助组。互助组是各家各户的，做得不好，钱是主人家开，现在是合作社，我们都是主人，把社里的活路做粗糙了，社里哪来收成？”

“我看没有工分，你凭什么去分粮食！”他爹说着，口气有些软了。

“当然合作社是凭工分分粮食，不过大家都把活路做得马虎，社里的收成不好，又哪来的粮食分呢？”

他爹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是呀！我这个旧脑筋，唉！”

德春在窗外听了他爹被他妈说通了，心里暗暗的高兴，便悄悄地进屋睡觉去了。

(收 力)

新 婚 夫 妇

清晨，我从区里到远景农业生产合作社去。翻过刘家坡时，只见三三两两的人们有的担土，有的割草，有的正来往着点火，并且还唱着山歌。一个妇女尖嫩的歌声唱道：

清晨起来磨鋤刀，磨快鋤刀上山腰，

磨快鋤刀去刈草，哥一挑来妹一挑。

这边刚唱落音，那边有个青年男子接着唱了起来。

哥一挑来妹一挑，积肥劲头硬是高，

一为社里积肥料，二是哥妹把战挑。

离我一丈远的地方，有个油黑结实的小伙子，跑来跑去地指挥大家。他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，衣服穿得很整洁。旁边有个老人在那里坐着喝水。我走了过去，就问：“老人家，休息了吗？”

老人抬起头来：“同志，你上哪去？”

“我是区里银行的，到远景农业生产社去，同他们的信用合作社订存贷合同。”

“歇一下，喝口水再走。”他说，又把水壶送过来。我喝了几口水，就在他对面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。

“同志，吸烟！”他说，拿了一片叶烟过来。

“我不会吸烟。”

“年輕人真是各有各的脾氣，我的大兒子也不抽。”老人談到他的兒子，不管我願不願聽，就談開了，他說：“這孩子，昨天剛結婚，今天小倆口就下地啦！”

“昨天剛結婚，今天就下地，真積極啊！”

老人笑了。“同志，說起來好笑呢！”他說，“正好昨晚社管會開緊急會議，計劃在這五天當中要把全社的小季種完，說今天男女社員全部參加，燒完一千五百挑灰，明天好運公糧和余糧。他們小倆口一商量，決定今天下地，明天也不回娘家了。問我行不行？我說：‘這那能行啊！姑娘出嫁，三天回門是老規矩。’新媳婦出來說：‘爹，現在不興那些老規矩啦！這兩天社里的生產忙，過幾天再去也不遲，’大家聽說新媳婦今天就要下地，全社所有男女都來參加了燒灰搞堆肥，所以這樣熱鬧。”

這時，那個青年走過來，他遠遠就同我打招呼。老人給我們介紹道：“這個是區人民銀行的李同志，這就是我剛才同你說的，我的大兒子，他叫羅康明。”閑談了幾句，我站起身來準備要走，羅康明走過來挽起我的手說：“同志，下次你一定要來我們雙喜農業生產社，我們社里明天賣了余糧除還三架打谷機的錢外，還可以存個八九百元，你一定來啊！”

“我一定來，”我緊握著他的手說。

我們在歡笑中揮手告別了。

（李雲祥）

一个獸医的故事

褚天洪是黔西北威寧縣黑石头区人。他家是畜牧戶。离褚天洪家不远，有一个名叫莫第的老牧民，对医牲口很有一些办法。那时，褚天洪的年紀还小，就想，要是自己能学会医牲口的本領該有多好啊！于是，他对莫第就殷勤起來了；莫第对待这小伙子也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。褚天洪的牲口有了病，莫第就帶他上山找草藥，到鎮上去配方。沒事的时候，就指点他如何医治牲口的疾病。他很快就学会了。

牲口的死亡比以前少了，羊羔多起來了，褚天洪的心里說不出的高兴。

可是，有天夜里，地方上有名的流氓地痞蕭琴石帶着一群如狼似虎的保警兵，提着槍，拿着刀，竄進門來了；二話不說，就把他五花大綁的綁走了；牛羊也被搶走了。他被帶到城外的一個地主家。几天以后，他忍耐不住，趁人不注意，鑽窗子逃出來。

地主搶走他的牛羊，搶不走他的雄心。回到家，他东拉西湊，这家換一隻羊，那家換一條小牛，又重新牧起牛羊來了。

牛羊長大了，添了小牛和小羊羔。他又重新欢

笑起來。但是也就在這個時候，土匪又搶了他家，把牛羊、家具什么都搶走了。小伙子氣得幾乎跳了岩。

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里，褚家一共遭過七次浩劫。在這樣長的時間里，給他帶來的不是財富，而是臉上的皺紋，头上的白髮。

老牧民莫第早已死了。褚天洪成了附近有名的獸醫能手。但是這卻給他帶來不少麻煩，因為地主的牲口多，病症也多，三天兩天，就找他治病。治好了，就說聲“手藝不壞”請吃點東西；治不好，就叫趕快走，說是“這叫什么球醫”。褚天洪受不了氣，就帶着兩個兒子東流西蕩，在雲南遊了兩三年，直到威寧解放那年，才貧困不堪的回到家里。

1952年秋天，褚天洪到縣里參加了獸醫代表會。他覺得政府也來管放牲口的事，這可是第一回聽到。更使他驚奇的是縣長還來向他們敬酒。他真覺得時代是變了。

不久，他又被派到縣里獸醫站去學習了；縣里号召組織放牧小組，他是去開會的代表；鄉上評議畜牧貸款，他又是委員會的委員之一；他成了政府發展畜牧業的每一項具體措施的執行者。

他好象又年青起來了。他不怕勞苦，不知疲倦，清晨黑夜，風里雨里，只要一聽說哪里牲口發了病，就挾起小藥包走了。

以后他又到国营畜牧场学习，学得了许多新经验并随时进行宣传。同时，他又积极发动群众，在山区建立起农牧生产合作社。他把全区一百零九个兽医，都团结在兽医小组里。1955年，他们的小组，一共医好了一千多条牲畜，取得了模范小组的称号。

现在，他们那里已经成立了高级社，在辽阔的高原上，将会有白云似的羊群，满坡遍野的牛马。

但在褚天洪的心中，又浮现了另一个崇高的愿望，就是在今年春天，当他到贵阳来出席全省第四届劳模大会的前夕，遞上了入党申请书。

(工 里)

教 牛

王樹保家新入社的那條大牯牛，真不好惹，去年碰死楊三家的水牯不算，王樹保的爹王老榮拿它去試犁，還差點送了命。

大家都說我有辦法降服它，就讓我當上了飼養員。我把牛拉回家，我的老伴知道我是要教牛的，就說：“累出個病來我才不管呢。”說是這樣說，她飯沒落喉就趕快去燒姜開茶。當天夜里我起來喂牛的時候，老伴偷偷地走攏來說：“哼！深更半夜的穿起單衣服來喂牛，真是牛把你迷住囉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老伴見我去添草料，立刻丟下手頭的掃把，站在一邊觀察動靜。打開門檻板一看，哈！正甜甜蜜蜜地吃着豬食呢。心想哪來的豬食！莫非是……。 “瞅我做哪樣？喂錯了是不是？人心不是鐵打的嘛，光你才曉得疼愛它！”這一下可把我心里高興得開了花。

打這以後，牛照顧得更好了，才十多天工夫竟變得乖溜溜的。

有一次社里搞小季生產，有了農具缺少耕牛。社員們說：无牛累死庄稼漢。我就決心教牛。天昏昏

亮，我和小秧就把牛牽到門口田里，剛套上牛了就連打幾個旋旋，把牽着鼻繩索子的小秧摔了幾個跟斗。

“不要怕！慢慢地牽着走，慣了就會走得好的。”我安慰他說。

“爹，我不怕。”

“對啦！走哇！偏右邊一點——当心！快一點！牛要抵到背囉！”

“爹，你看這陣不是走得滿好的！”

拐啦！這家伙就是有股壞脾氣，一不留心，就開起跑步來，把犁頭撞在田坎坎的石頭上，犁頭都給碰成幾塊了。我想了一下：人教牛，不如牛教牛來得合適些。“好，這家伙不肯單干，把隔壁張大伯家的水母牛也牽來。”

小秧把母牛牽在前頭，這家伙乖溜溜地跟着走，哪里象條初初才學做活的牯牛！這家伙真有股蠻勁，不到半早晨，就犁完了四担干田，步子也走得挺均勻，這下可把小秧樂壞啦！小嘴巴哼着：“展勁干哪，展勁干哪！……”的歌兒。忽然他又轉臉來試探地說：“爹，把母牛調開去，看它走得好不！”

“唉，恐怕不肯走吧！”我又轉個口說，“試試也好。”

起初兩轉還是有点不馴服，後來就連頭也不隨便抬一抬了。一步緊一步地往前走，步子又快又穩當。我

想：这下可成功啦。心里一樂什么事都忘了。不知从哪裏傳來的聲音：“趕快來看啲——林大叔教牛成功啦——”

這時田坎上站滿了一大堆人。牛也真懂事，一見這麼多人向自己包圍過來，鼻子嘩嘩地噴了几下粗氣，步子也就越發走得快了。

“林大叔真有兩下子。”

“我提議要求社把林大叔表揚一下。”

“哈，一定要求社也把林叔媽表揚表揚！”我老伴見大家的眼睛都望她，不好意思地紅了臉。隨後人們蜂擁上來，一股勁地把小秧抱放在牛背上。這時，已是日上三竿，太陽把小秧胸前飄動的紅領巾照得更紅亮了。

（周光奇）

一个親密团結的民族联合社

惠水布依族、苗族自治縣擺金鄉新生农业生产合作社是1954年春天建立的。全社有二百六十一戶苗族社員、五戶漢族社員。在社里兩族社員建立起互敬互愛、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的新关系。不論哪家社員修房子、打灶、男婚女嫁，一家有事，大家帮助。五戶漢族社員在田間生产工作方面差一些，苗族社員就教他們。漢族社員王学荣鋤麥的脚印太密，鋤得也慢，同他一起做活的苗族社員就教給他鋤麥的方法。最初他一天只能得五六分，后来得到了九分。王学荣的老婆年紀大了，不能做田里的活，社干就讓她給不会縫衣服、做鞋子的苗族社員縫衣服、做鞋子。她在合作社里有了活干，很高兴。苗族社員也能够騰出更多的時間参加田間生产，也很高兴。

漢族社員彭国亮，不大会做田里的活，又不願積極向別人学习，高兴时做一天，不高兴时睡大覺。有的社員看不慣，主張把他开除出社。多數苗族社員都不同意这样做。他們說：“他生产不積極，要教育他改正。”于是社务管理委員會指定專人教育和帮助他。大家每天下田的时候，也招呼他下田；他不会做的

活，教給他做。時間長了，他做活也勤快多了。1955年比1954年他多收入了二百多斤糧食。社員們看到他的生活困難，就把大家燒石灰賺的錢，多分了几元給他；同時也批評了他勞動還不夠積極，鼓勵他今後努力。他很感激大家對他的幫助，在積肥、鋤麥當中，就更積極出工了。

社里對女社員還有很多照顧。社里規定不要懷孕的女社員做過重的活，根據每個季節的具體情況，分給她們一些輕活做，如淋糞、選種、點種、晒糧、看孩子等。女社員生孩子有一個月的假期；在假期中，社里給她們十五個勞動日，使她們安心休養和照顧孩子。

去年社里有五個婦女生了孩子，她們家里男勞動力的生產都沒有受到影響。這是因為哪個婦女生孩子，合作社的女幹部和別的女社員就去照顧她，使男社員不再多操心。去年11月的一天上午，漢族女社員石三妹躺在床上要生孩子了，她的丈夫徐得光在山上放牛，家里沒有人照顧。正在這時候，合作社的女副主任楊秀珍（苗族）來看她了。楊秀珍給她家的爐灶生了火，就跑到區上給她請來了接生員。石三妹生了一個男孩子，她和她的丈夫都非常感激楊秀珍對他們的熱情關懷。

（劉 希、秀 珍）

修“谷倉”的人們

——記全省“水利模範突擊隊”隊長傅祥奎的話

开始修山塘水庫那天的早晨，东边天上还没有發白，寨子里就象燒滾的开水一样，鬧騰开了。

头一天，我以为我們要搶第一了，哪知还有比我們更早的，人家点上灯笼火把早就到了工地。

正月二十几，天气比臘月里还要冷，冷風一吹，上牙和下牙直打架，我們的隊員們說：“天气再冷也不冷，落雪落刀也不怕。”我們提出个口号：“搶晴天，抓陰天，細毛細雨是好天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們顧不得手脚开裂口，下到水田里去拖稀泥來砌基筑壩。陈大芬和唐天芬一跳下水田，我們隊里的女隊員也通通跳下去。站在上面的人都說：“瞧，人家大姑娘都不怕，我們还怕什么！老站在上面看，还不如回家享清福呢！都下去吧。”这一來，所有的人都下田了，才一天功夫，拖稀泥的任务完成了。

砌石基、筑壩打夯的时候，到处都可以听到打夯号子：

修水庫呀嗨嗨，修谷倉呀嗨嗨！

支援工业呀嗨嗨，多打粮呀嗨嗨！

.....